

十年前

他把晚江娶过太平洋

娶进他那所大屋

他与她便从此形影不离

他在迎娶她之前办妥退休手续

就为了一步不离地与她厮守

晚江年少他三十岁

有时她半夜让台灯的光亮弄醒

见老瀚夫瑞正多愁善感地端详她

如同不时点数钞票的守财奴

他得一再证实自己的幸运

花 儿 与 少 年

严歌苓 著



昆 仑 出 版 社

龙马少年

严歌苓 著

龙马少年

龙马少年龙马少年龙马少年

龙马少年龙马少年龙马少年

龙马少年龙马少年龙马少年

龙马少年龙马少年龙马少年

龙马少年龙马少年龙马少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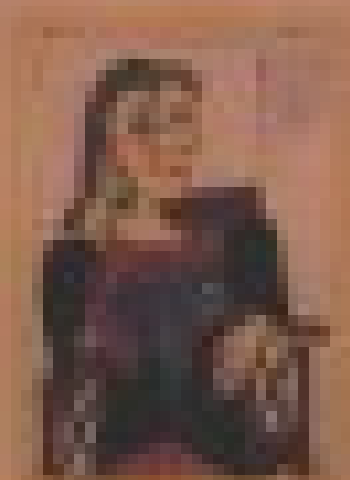
龙马少年龙马少年龙马少年

龙马少年龙马少年龙马少年

龙马少年龙马少年龙马少年

龙马少年龙马少年龙马少年

龙马少年龙马少年龙马少年



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

花兒與少年

严歌苓 著

昆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花儿与少年 / (美)严歌苓著. —北京: 昆仑出版社,
2004. 1

ISBN 7-80040-716-0

I. 花... II. 严... III. 长篇小说—美国—当代
IV. I72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102726 号

书 名: 花儿与少年

作 者: 严歌苓

责任编辑: 余天宝

装帧设计: 杨学光

责任校对: 老 愚

出版发行: 昆仑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8 号 **邮编:** 100081

电 话: 62183683

http: //www. jfwyph. com

E-mail: jfwyph@public. bta. net. cn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三河文化局灵山红旗印刷厂

开 本: 850×1168 1/32

字 数: 120 千字

印 张: 6.5

印 数: 1-10100

版 次: 2004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4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ISBN 7-80040-716-0 / I·512

定 价: 15.00 元

(如有印刷、装订错误,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。)

严歌苓，1981年开始发表作品。重要作品发表于1989年赴美留学之后。至今共获得国际国内重要文学奖十多项。她的小说被翻译为英、法、荷、意、日等多种文字。根据她的小说《少女小渔》改编的同名电影曾获“亚太电影节”六项大奖。根据她的小说《天浴》改编的同名电影获“金马奖”七项大奖。《天浴》在西方二十多个国家公映后，又荣获“美国电影评论家协会奖”。2001年，她的长篇小说《扶桑》英译本出版后，一度被列入美国“最佳畅销书排行榜”。自2000年初，她开始以英文创作电影剧本。2002年5月，被好莱坞编剧家协会吸收，正式成为好莱坞的专业编剧。



二十一世纪的“雷雨”

李敬泽

读严歌苓的《花儿与少年》时，我一直想着《雷雨》，如果曹禺此时二十多岁，他可能已离开清华，正在美国的某所大学里读书，他会怎么写这个时代的《雷雨》？

纯属臆断，我觉得严歌苓也一直在想着《雷雨》。《花儿与少年》与《雷雨》依稀相似：枯燥乏味的资产阶级家庭，专横的老人和激情的少妇，温情脉脉的面纱下对生命的严酷压制，逃脱的冲动和反抗的恶意，暧昧的天伦险境……

但是，所有这一切都不再有《雷雨》那种历史目的感，在《花儿与少年》中，结局随时可能来临，读者时时屏息等待，但结局永远不会来临。

严歌苓非常机警，她敏锐地意识到人的处境中有古典力学不能解决的矛盾：为了寻求“幸福”，一个女人离婚，再嫁，来到大洋彼岸。但是她真的爱她原来的丈

夫和孩子，于是，在十多年间，孩子一个一个来了，前夫也来了，这个女人有了两个家庭，过上了危险的双重生活。

这一切并非预谋，我们看着她一步步失去控制，我们知道这不是她想要的，但是，我们却很难为她找出一个明确的“敌人”：她不是主动加入这个游戏的吗？她不是已经像签订条约一样接受了游戏规则吗？当她破坏规则时，她不是已经变成了一个怀着卑琐快感的欺骗者吗？

是的，这里有一种窝囊的、并不壮观的愤怒。当严歌苓在21世纪观察“雷雨”时，已没有曹禺那种青春激情，她不相信有雨过天晴的终定结局，她的“雷雨”其实是梅雨连天，一切都在郁闷地腐烂……

甚至，那个远方来的“儿子”都不再是“复仇者”，那孩子是柔弱无助的，沉默的，不构成威胁和伤害的，他的母亲只祈求这个“强者”的世界能够给他平静生活的权利。

——《花儿与少年》，这是“弱者”的长歌。我认为，只有重温着《雷雨》，我们才能充分领会它，才能看清面对“老问题”，时，我们已经走了多远，走到了哪里。

同时，它也证明了当下人性有多复杂，人的境遇有多复杂，写小说有多难，小说家必须穿越多少暗影憧憬的危险地带。

二十一世纪旧金山版《雷雨》

十年前，他把晚江娶过太平洋，
娶进他那所大屋，
他与她便从此形影不离，
他在迎娶她之前办妥退休手续，
就为了一步不离地与她厮守，
晚江年少他三十岁，
有时她半夜让台灯的光亮弄醒，
见老瀚夫端正多愁善感地端详她，
如同不时点数钞票的守财奴，
他得一再证实自己的幸运。



昆仑出版社

花儿与少年

严歌苓 著

《花儿与少年》之一

十年前，他把晚江娶过太平洋，娶进他那所大屋，他与她便从此形影不离。他在迎娶她之前办妥退休手续，就为了一步不离地与她厮守。晚江年少他三十岁，有时她半夜让台灯的光亮弄醒，见老瀚夫端正多愁善感地端详她。如同不时点数钞票的守财奴，他得一再证实自己的幸运。

max30/14

徐晚江心想，死也得超过去，省得他老回头挤眉弄眼。

这人至少一米九的个儿。二十五岁，或更年轻些。晚江断定他不比九华年长多少。她紧咬上去，与他之间仅差五米。不久，四米，三米。她已超过了一个四十岁的红发男人和一对女同性恋。海水正蓝，所有长跑者都被晚江杀下去。只耗剩了“一九〇”。

她的两条腿非常优秀。谁若有稍好的眼力，会马上识破：这是两条被从小毁了又被重塑的芭蕾舞腿。

“一九〇”又一次回头。他向晚江眨动一下左眼，飞快一笑。他的五官猛一走样。晚江知道，她自己的面容也是忽丑忽美。每

个长跑者的面孔都是瞬间这样，瞬间那样，飘忽无定。

只差两米了。晚江拿出当年上弹板助跑的速度。“一九〇”听着她柔韧的足掌起、落，起、落。他认为不妨再给一个勾引的微笑。谁让她找死？她这样死追他，不就是猎物追猎手吗？不如再进一步逗逗她。他让她超了过去。

现在是猎人追兔子了。晚江想，这下你别想再往我胸脯上看，变相吃我豆腐。

“一九〇”总算领教了晚江的实力。他动真格的了，撒开蹄子狂奔，打着响鼻，碗口粗的喘息吹在晚江后脑勺上。晚江绝不能让他追上来，跟她并肩前进。那样瀚夫瑞会误会他年轻的妻子和“一九〇”的金发青年勾搭上了。

前方是那个古炮台。转过弯后，就彻底安全了。瀚夫瑞即使用望远镜，也休想继续盯梢。晚江只能用长跑甩掉瀚夫瑞。否则他可以全职看守她，他把它看成两情相守。十年前，他把晚江娶过太平洋，娶进他那所大屋，他与她便从此形影不离。他在迎娶她之前办妥退休手续，就为了一步不离地与她厮守。晚江年少他三十岁，有时她半夜让台灯的光亮弄醒，见老瀚夫瑞正多愁善感地端详她。如同不时点数钞票的守财奴，他得一再证实自己的幸运。

此后，瀚夫瑞果真说话算话：跟着晚江上成人学校，她学英文，他修西班牙文、修音乐史、美术欣赏、

瑜伽，有什么他修什么，只要他能和晚江同进同出。他一生恶狠狠工作，恶狠狠投资存钱，同时将大把时间储下，多少钟点，多少分秒花销在晚江身上，都花得起。何况他认为晚江疑点颇大，甚至有“前科”。“前科”发生在进成人学校第二周，晚江班上的老师临时有急事，晚江就给同班的墨西哥小伙子约到咖啡室去了。等瀚夫瑞心如火焚地找着她时，那墨西哥小老乡着迷地盯着晚江跟瀚夫瑞打招呼：“您的女儿真美丽。”往后瀚夫瑞更不敢大意。直到晚江的女儿仁仁开始上学那年，晚江对瀚夫瑞说：“明天早上我要开始长跑。”瀚夫瑞说：“长跑好啊，是好习惯。”第一个早晨晚江就明白，瀚夫瑞根本不是对手。在三四百米光景，他还凑合跟得上她；到了五百米，他惨了，眼睛散了神，嘴唇垂危地张开。他深信自己会猝然死去，并在晚江眼里看到同样的恐惧。那以后，他就在四百米左右慢下来，眼巴巴看晚江矫健地撒腿远去。

那以后，晚江就这样沿着海湾跑，投奔她半小时的自由独立。

废弃的炮台出现了。晚江开始减速，为全面停止做准备。对身体的把握和调控，晚江太是行家了。十岁开始舞蹈训练的晚江，玩四肢玩身板玩大的。“一九〇”大踏步超过去，人渐渐没了，脚步声却还在炮台古老的回音里。不一会儿，红发男人也赶上来。晚江想，他们你追我赶往死里跑图什么？他们又不缺自由。

女同性恋两口子也赶上来了。

晚江进一步放慢速度。他们这么鬼撵似的跑，又没人等在前头。而晚江是有人等的。很快，她看见九华的小卡车停在一棵大柏树下。晚江和九华从不事先约定。九华若时间宽裕，便在这儿停一停，等等她。他上班在金门桥那一头，晚江跑步的终点恰在他上班路线上。九华若等不及，走了，她也会独自在这里耽误三十分钟，从瀚夫瑞的关爱中偷个空，透口气。

九华见她过来，摇下车窗。她一边笑一边喘气。九华赶紧把一块旧浴巾铺到绽了口子的座位上。

“一九〇”此刻折了回来，水淋淋地冲着晚江飞了个眼风。但他马上看到了九华。心顿时凉了下去。他心凉地看着九华为她拉开锈斑斑的车门，她钻了进去。在他看，这个漂亮的亚洲女人钻进了一堆移动废铁。他把九华当成她的相好了。

九华摘下保温瓶上的塑料盖，把滚烫的豆浆倒进去，递给晚江。九华住在新唐人街，那儿不少糕饼店卖鲜豆浆。晚江问他昨晚是不是又看电视连续剧了。他笑着说：“没看。”晚江说：“哼，没少看。”

九华说：“就看了四集。”

“就看了四集？。实在有工夫，读点书啊。你一辈子开卡车送饭盒？”

九华不接茬了。他每次都这样，让她的话落定在那里。九华是没有办法的，他不是读书的命。

晚江也明白，她说这些是白说。每回话说到此处，两人便有点僵。一会儿，她开始打圆场，问他早晨忘没忘吃维生素。又问他跟他爸通了电话没有。九华就是点头。一点头，头上又厚又长的头发便甩动起来，便提醒了晚江，这是个缺乏照应的孩子，二十岁是没错的，但一看就是从家里出逃，长荒野了的男孩。

晚江从裤腰里摸出几张减价券。洗衣粉一盒减两块钱，比萨饼减一块，火腿减三块。九华接过去，在手里折来折去地玩。晚江慢慢喝着烫嘴的豆浆，不时从远处收回目光，看他一眼。九华比六年前壮实多了，是那种苦力形的身板。他很像他爸，却还不如他爸俊气。她一再纳闷，仁仁跟九华怎么可能是兄妹。

六年前，瀚夫瑞和晚江把九华从机场接回来，路易正张罗着挪家具，为九华搭床铺。他以那永远的热情有余、诚恳不足的笑容向九华伸出手：“Welcome. How are you?”

九华信中说他一直在念英文补习班，此刻嘴里却没一个英文字儿。

瀚夫瑞见两个将要做兄弟的陌生人开头就冷了场，便慈父般的低声对九华说：“别人说‘How are you’时候，你该说‘Fine, How are you?’或者‘Very well. Thank you.’记住了？”

九华用力点头，连伸出去给路易握的手都憋成了深红色。他在自己卧室闷坐一会儿，不声不响到厨房里。

晚江在忙晚饭，他替她剥蒜皮，削生姜，洗她不时扔在水池里的锅碗瓢盆。晚江不时小声催促：“往那边站点儿……快，我等这锅用呢。”他便闷头闷脑地东躲西让，手脚快当起来，却处处碰出声响。晚江冷不丁说一句：“把 Soysauce 递给我。”他不懂，却也不问，就那样站着。晚江怜惜地撸他一把脑袋，挤开他，悄声笑道：“哎呀闷葫芦。记着：酱油叫 Soysauce。”她把酱油瓶从吊柜里够下来。他眼睛飞快，偷瞟一眼酱油瓶，用力点点头。

“发一次音我听听。Soysauce——”

他抿嘴一笑。晚江歪着头看着这半大小子，微笑起来：“不难嘛。你不肯开口，学多少年英文还是哑巴。”她目光向客厅一甩，嗓音压得极低，“人家路易，讲三国语言……”但她马上意识到这样对比不公正，挤对九华。她把手掌搭在他脖梗上，动作语气都是委婉慈爱：“咱们将来也上好大学，咱们可不能让人家给比下去。咱们玩命也得把英文学好喽。”

九华点了几下头，缓慢而沉痛，要决一死战了。他十四岁的体格在国内蛮标准，一到这里，显得又瘦又小，两个尖尖的肩头耸起，脚上的黑棉袜是瀚夫瑞打算捐给“救世军”的。袜头比九华脚要长出一截，看去少去了一截足趾。晚江又说：“盐叫 Salt。Salt。”

他以两个残畸的脚立在豪华的大理石地面上，无地自容地对母亲一笑。

“你看妈三十八岁了，还在每天背新单词。”晚江指指冰箱上的小黑板，上面记着几个词汇。“你学了几年，一个词也不肯说，那哪儿行啊……”

他点着头，忽见晚江又把一个锅扔进水池，得救一般扑上去洗。

晚江看着儿子的背影。他在这一刹那显得愚笨而顽固。

那天的晚餐成了席：六个冷盘，六个热菜，路易摆了花卉、蜡烛。连一年不露几面的苏，也从地下室出来了。穿着晚江送她的裙子，好好梳了头。仁仁这年八岁，说起外交辞令来嘴巧得要命。她最后一个人席，伸手同每个人去握，最后接见她的亲哥哥：“欢迎你来美国。”瀚夫瑞看着仁仁，洋洋得意。仁仁又说：“欢迎你来家里。”她的气度很大，家也好美国也好，都是她的。

路易此时站起身，举起葡萄酒，说：“欢迎你——”他自己也知道他的中文可怕，改口说英文：“旧金山欢迎你。”

九华愣怔着，听晚江小声催促，他慌忙站起，高脚杯盛着白开水，给悬危地举着，像他一样受罪。

“我们全家都欢迎你。”路易进一步热情，进一步缺乏诚恳。他把杯子在九华杯沿上磕一下。

“旅途怎么样？”他坐下去。

“……”九华赶快也坐下去。

“还好吧？”